

花蜜和蜂刺

秦牧

1267/91

花 蜜 和 蜂 刺

秦 牧



20777988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〇 年 • 北 京

777988

花蜜和蜂刺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185,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9 \frac{1}{4}$ 插页 2

1980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80 年 11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41,000

书号 10019·3053

定价 0.65 元

目 录

第 一 辑

中国人的足迹·····	1
北京美事谈·····	18
长城远眺·····	22
莽原语丝·····	25
北国边城一日·····	37
访伊春林海·····	45
鹿场、参园见闻录·····	53
镜泊湖丰采·····	60
花街十里一城春·····	66
太湖的云彩波光·····	73
石壁树丛之歌·····	79
闹市观花记·····	85
寄贵州·····	89
虎乡谈往·····	94
湘西谈虎录·····	98
榴梿果漫忆·····	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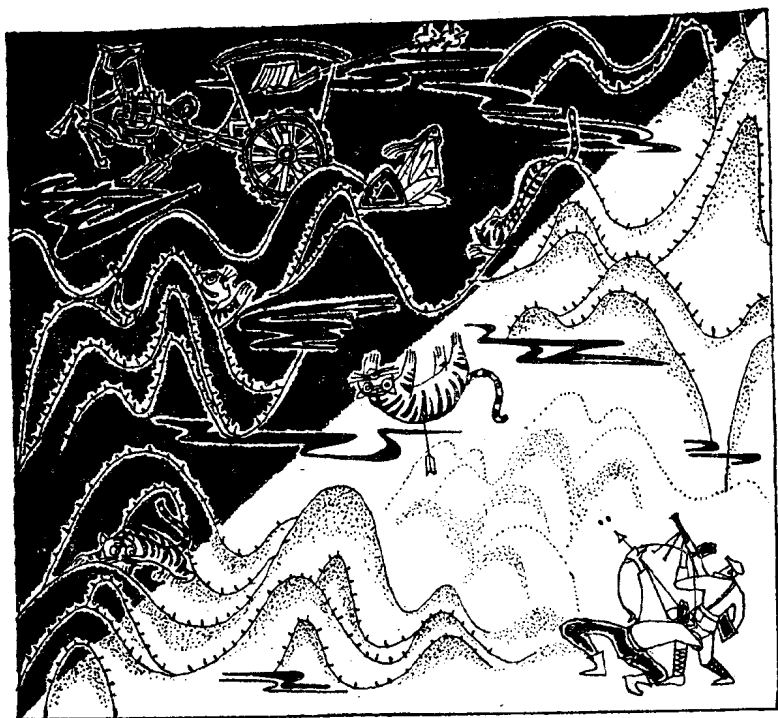
第 二 辑

花蜜和蜂刺·····	109
姓氏的历史烙印·····	113
漫话法律尊严·····	118
犬的飞升和马的枪决·····	125
学识宝库之门·····	131
在秃鹫笼旁·····	136
两个圆圈的比喻·····	142
一个叛教僧侣的叹息·····	146
漫谈鬼神观念的枷锁·····	149
凝视日历上的红字·····	153
铁铸的足印·····	157
脚底下的珍宝·····	162
过了一分钟的争论·····	165
脏水和小孩·····	169
一封信的重量·····	172
一英镑·····	174
定期公布畅销书目·····	177
场边人语·····	182

第 三 辑

学艺之花和阳光土壤·····	189
芳林双忆·····	199
一代女作家的光辉劳绩·····	204

卓别林艺术启示录	210
揭开美国生活的百科全书	222
浓缩的蜜糖和凝炼的艺术	234
蜜梨和酸梨	244
潇洒自然之美	250
十年	256
《李可染山水画集》序	260
《樱桃和茉莉》序	266
再次拆毁一座文字冤狱	270
古讽刺诗今读	274
学习牛和鲸的吃法	277
三十年的笔迹和足印	281
后记	291



第 一 辑

中国人的足迹

有一句俗话说：“华侨足迹遍天下。”这句话一点不假。如果我们在一幅世界大地图上，对凡是有华侨的国家和地区，以至于有中国血统的外籍人的地方，都插上一个小标记，那么，在这幅大地图上，就将密密麻麻布满这种标记了。空白点将是非常非常稀少。这种情形，真可以说是世界人文地理上的奇迹。

广东有一个著名的侨乡，叫做台山县。这个县旅居在外的华侨，分布在欧、美、亚、非、大洋等洲的五六十个国家和地区。以至于台山方言竟有“小世界语”的美称。海南岛有一个县，叫做文昌县，这个县几乎每三家两户，总有一家的个别成员旅居在外。潮州有一些侨乡，居民们告诉我，他们乡里旅居在外的侨民及其繁衍的后代，总的人数几乎和本乡的人数相等……这些事例，都充分说明华侨的众多。分布着一片片侨乡的，不仅有广东，还有广西、福建、山东、湖北、浙江、黑龙江、天津等等省市。华侨究竟有多少呢？解放初期说是一千多万人，实际上是远不止这个数目的，它现在可能是几千万人，精

确的统计数字也许世界上还没有人算过。

“华侨”，在外语中被翻译成“飘洋过海的中国人”。飘洋过海的中国人为什么这样众多呢？

世界上有些恶意的家伙，颠倒黑白，倒果为因，硬说是中国人向外扩张。讲这种话的人，不是愚蠢无知，就是蛮横无耻。历史事实正好相反，世界地理上出现这样一种事态，不是中国向外扩张的结果，恰恰是中国曾经受到各个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侵略，忧患交侵的结果。正象黑人大量地散布在美洲的土地上，拉丁美洲甚至出现了海地这样一个黑人国家，那并不是由于非洲黑人向外扩张的结果，而是由于在历史上，非洲受到殖民主义者的侵袭掠夺的结果。“华侨足迹遍天下”，恰好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和中国近代史交织而成的一幅血泪斑斑的画图。

一提起这桩事情，我脑子里就涌现了一个个辛酸的故事，一幕幕生动的场景。在这篇小文里，我想描述几个故事和场景，寄托我对海外认识和不认识的亲人的怀念。

旧中国穷困的程度，怎么说都是骇人听闻的。现在的新中国，也还没有完全摆脱穷乏的阴影。但是当前的贫困比起历史上的贫困来，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现在，已经不是几百万人几百万人在灾荒中含恨死去，不是无数人穷无立锥、朝不保夕的那种贫困，而只是贫困的阴影还不曾完全消逝罢了。就全国的绝大多数人来说，起码的温饱已经有了保证。但是旧时代的贫困是怎么一个模样呢？我想起灾区成群灾民辗转沟壑，许多大姑娘、小孩子被插着草标贩卖的情景；想起逃荒的衣不蔽体、鹑衣百结的人群拥挤在道路或者车站的情景。

在灾荒的年头，树皮、草根、观音土、蝗虫……都成了食物。即使是在平时的年景，当年我们也到处都看到大批的人在挨饿。解放以后，在土地改革中我知道了更多从前的这一类的故事，其中有些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例如，在广东的珠江三角洲沙田区，从前，有一户人家，在饥荒的岁月里，饿得实在不行了，全家人拖着疲弱之躯，在屋后挖一个大洞，谁死了，谁就给推到里面去，他们家一个接着一个死去了，最后的一个，在饿得实在不行的时候，就在最后的时刻自己爬了进去。有一户人家，丈夫死了，贫困的妻子用家里仅有的一条破毡包裹着他的遗体 and 草席一起埋葬；但是过了两三天，寒潮来袭，那个贫困的妻子实在熬受不了，又只好扒开坟墓把破毡再取回来。有的农妇，怀孕的时候，没有吃的，将将就就吃些番薯叶充饥延命，临盆时竟生下了一个紫黑色的畸形婴儿。还有的贫农，由于天天吃的都是番薯和粥水，根本用不着筷子，因而家里竟没有筷子……苦难深重的旧中国，这样的故事真是到处都有。成批成批饿死的人，大多拖着一个不为人所知的悲惨故事躺进了坟墓；人死了，那些悲惨的故事绝大多数也就随之沉入荒烟野蔓，湮没无闻了。

当时，铤而走险的自然大有人在。有觉悟的，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盲目行动的，变成了土匪。后一种情况，正是旧中国土匪密布的原因。那时，既有吃六十元一席的“大裙翅”的人，也有因挖地主富农人家一条番薯或者摘一个果子而被枪杀的人。除了留在土地上苦斗或者奄奄待毙的人以外，也就有大批的人把祖屋卖掉，把仅有的一头耕牛卖掉，换一张船票飘洋过海去了。

你看过这样的景象吗？一条载着“新客”到大城市港口去，让人们转搭海轮出洋的乌篷船从一个小镇的码头开航了，后面，“新客”们的父母妻儿，含泪送行。有的人，还跟着乌篷船一路狂奔，甚至号啕哭泣，希望多看上亲人几眼。傍海的村庄，有时还有这样的场面，当“新客”已经出海，碰上天色突变，风浪大作的时候，就有些妇女，买了元宝香烛，到海滨来点燃，跪地祷告，或者披头散发，捶胸号哭。这就是旧时代的“侨乡”中我们常常见到的景象。

呵，回顾起来，那是一阙多么悱恻沉痛的别离之歌呵！

在侨乡中，常常有一些塔。人们传说，是华侨的妻子，登高望远，在脚下一次又一次地垫上了石头，年长日久垒高起来，乡人就索性把它改建成塔了。还有一些酷似人像的屹立在海滨的石头，人们就把它称呼做“望夫石”，这是因为在民间传说中，总是把那些石头讲成是登高遥望海外丈夫的妇女变成的。故事尽管荒诞，但是它所描述的，乡村妇女思念海外亲人的情感，却是真实不过的了。

穷困，使大批的人过洋了，成了“飘洋过海的中国人”。

但是，中国人所以足迹遍世界，原因还不仅仅在于中国内部。如果不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几个世纪以来需要大批的劳动力去从事各项奴隶式的生产劳动，华侨出国的规模，还是不会大到这个程度的。一部中国近代史，和整部近代世界史、帝国主义侵华史密切联结在一起，互为经纬。唯其如此，才织出这么一幅令人震惊和慨叹的华侨生活的历史长卷。

早在两三百年前，当清廷厉行海禁，把沿海居民迁入内地的时候，有一些为贫困所迫的劳动人民偷偷跑到荒凉的海滨，

从事开垦和渔业。急需劳动力的殖民主义国家的海盗般的船舶，就在沿海一带虏掠中国居民，装运出口。那种情景，和欧洲殖民主义者到非洲去捕捉黑人，运到美洲辗转贩卖，情形是非常相似的。

鸦片战争之后，海禁大开。殖民主义者可以明火执仗，到中国来招收“契约华工”了，这也就是闻名世界的所谓“猪仔工”。招收这些工人，一般是立了契约，盖上手指模的。六十年代初我访问古巴的时候，哈瓦那有个前辈华侨以一张祖先和西班牙人订的出洋契约相赠（后来我捐赠给历史博物馆了），上面对做工的年月，供给什么伙食，都规定得非常详细。大致上，对殖民主义者有利的条款，他们是遵守了的，对“契约华工”略示保障的条款，他们就当做一纸空文了。一千个“猪仔工”被运到外洋常常只存下三几百人。这种海船也因而有了“浮动地狱”的可怖称号。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清廷对于起义者的搜捕和屠杀；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对于革命者的搜捕和屠杀，也迫使一部分起义者和无故被嫌、受到通缉的群众亡命海外，华侨的队伍就越发扩大了。

随着多年的天灾人祸，百业凋零，旧时代每年都有一批批的贫苦农民和破产手工业者飘洋过海。连安徽凤阳的玩猴人，湖北天门卖纸花的艺人，也有一直从陆路流浪到国外的。

第一次欧战期间，又有十几万华工到了欧洲……

四面八方，林林总总，年积月累，世代相承；再加上海外华侨娶妻生子，蕃衍不息，这就使得幸而不死的历代海外中国人的队伍，变得异常庞大了。昔年，他们被运到美国铺铁路，到

巴西种茶，到巴拿马挖运河，到加拿大牧羊，到古巴种甘蔗，在秘鲁挖掘鸟粪层，在马来亚挖锡矿，在印度尼西亚种橡胶，在印度制皮革，在澳大利亚种烟草……浮沉苦难中幸存下来的人又再从这些国度和地区辗转四方，这就使地球上的各个角落，都印上了华侨的足迹。

现代的华侨和中国血统的外国人，他们后来也许是穿着整整齐齐的西装，坐着大邮船出国的吧，他们有些人也许已经进入当地的上层社会了吧，然而追溯悠久的历史，中国的大量外流，不是也和中国的黄金、白银、古董的大量外流一样，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东方古老帝国逐步崩溃造成的结果吗！

二

我曾经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半岛度过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现在虽然事隔多年，但是当我想起往事，许多海外生活的情景还是在我的脑子里清晰涌现：码头上成群穿短打的苦力啦，橡胶园里的中国割胶工啦，夜市里围着“榴槿”果摊、“山竹子”果摊吃热带果子的中国乡亲啦，换上当地民族服装，穿着五颜六色“沙笼”的中国妇女啦，等等。但是，我记忆最深，并且常常寻思回味的，却是这样的镜头：华侨苦力围着批馆的“写信先生”，一往情深地请他们代写家信的情景；还有，就是在海岸的铁栏杆旁，隔着海洋，在黯蓝的星空之下，凭栏向祖国的方向遥望的人们的神情。一回味这种场面，“每依北斗望京华”、“故乡水，美不美”一类的诗句和俗谚，就扑进了我的心扉……

上面这一段话，是我在一本中篇小说的后记里写下的，那本小说，描绘的是前代华侨苦工的生活。

象这一类梦萦故国的情景，我想世界上广大地区的华侨都是体验过的。他们之中，就说那些不是“卖猪仔”出洋的人们吧，离乡的时刻，也总是经过一番生活的挣扎和感情的折磨。常常有人把一包乡井土放在身边，藏在箱子里，迷信的人们还说那可以医治水土不服的疾病。在海外，我少年时代常常看到大人们在读一种“回文诗”。那也叫做“手帕诗”，它被印在一块方形的手帕状的纸张上。这种诗，从外圈向内读，或者，从中心向外读，换句话说，顺读倒读，词义尽通。缠绵悱恻，十分凄伤。传说，这是乡间一个有才能的女子，怀念她海外的丈夫，经年累月，千锤百炼写出来的诗篇，寄到海外以后，就给人辗转传抄和印刷流行了。前一辈华侨常常教育他们在海外生下的儿女不要忘怀祖国。六十年代初，在哈瓦那的一个集会上，有一个样子完全是白人的英俊青年向我走来，操着相当熟练的台山方言和我攀谈，除了崭新的名词他得借用外语外，一般的生活用语，他竟都能以台山方言来曲折自如地表达。这种奇特的状况使我非常吃惊。探询之下，才知道他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当地白种人。他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他的父亲怕他忘记了中国，从他牙牙学语的时候就教他讲台山话，并且一直用家乡方言和他交谈。因此，他也就讲得一口纯熟的台山语言了。

众多的华侨，现在在世界各地，仍然使用着“清明”“谷雨”那样的二十四个农历节气，讲述着“牛郎织女”、“武松打虎”、“孙悟空大闹天宫”、“三宝太监下西洋”的故事，吃腐乳、咸鱼，包粽子，搓汤糰，着木屐，喝“广东凉茶”……在历史传统上，有一根无形的坚强的纽带把华侨的心和祖国紧紧联系起来。这

种影响还及于华侨在海外所生的儿女。世界各国尽管多有国人旅居在外的，但是一根无形的纽带把海外的侨民和祖国联系得如此之紧，华侨却应该算是其中出类拔萃的了。好些在海外已经侨居了好几代的华侨，他们从未踏进国门的子孙，一朝回到国内来，却能够和祖国的生活风习那么快地水乳交融，这应该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吧。我还听到过一个令人心弦为之强烈震动的故事：一个从未回国的土生华侨少女，乘船回祖国来，不幸在船上患了重病，弥留之际，要同伴们扶她走到甲板上，希望在最后的时刻，远远望一眼祖国的海岸线……

三

抗战初期，有一年我曾经在香港作过短暂的停留。

当时在九龙仓码头上（那是远洋轮船过港停泊的地方），我看到了一幕激动人心的，睽隔半生的远方亲人团聚的情景。

一艘飘着星条旗的大海轮停靠在码头上，大烟囱里还喷着轻烟。甲板上聚集着许多“金山阿伯”，茫然地向下眺望。码头上，人山人海聚集着迎接亲人的人们。她们象游神赛会似地，举着一块块牌子，上面贴着写上亲人名字的红纸，“台山李福源”，“开平陈可坚”什么的；有的还举着大幅的照片。她们不断把牌子上下移动，以引起船上人们的注意。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远方的旅客“少小离家老大回”，一别数十年，接船的妻儿已经辨认不了他们饱经风霜的脸孔了。因此，接船的亲人就只好举着写上名字或者贴有相片的牌子到码头来迎

候。否则，彼此会晤，也“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了。

我在码头上面鸟瞰，感慨万千。我看到多少人惶惑地在人堆中钻来钻去，多少人茫然伫立，又有多少人会见了亲人，号啕大哭，老泪纵横。

那一幕情景，数十年来始终深镌在我的记忆之中。

少年时代飘洋过海，到暮年才和家人团聚的人们的故事，在侨乡中发生过多少万次呵！

台山有过这么一个故事：清代有一个十七岁就结婚，婚后很快就到美国餐馆做工的华侨，到七十岁才重返祖国，他自己固然已成为皓然一叟，结婚时还是妙龄少女的妻子，也已经成为白发苍苍的老太婆了。幸而俩口子都还健在。当老头儿返抵家门时，老太婆拿着一根竹棒在门后等待，丈夫一进门，妻子就挥棒打了他一顿，消消怨气。然后，两人又抱头痛哭起来。

在辽阔的侨乡中，也还有这样的故事：丈夫飘洋过海的时候，夫妇两人都正当青春。但是当丈夫暮年归来，两人都已垂老。那时正是盛夏，暮色苍茫，老妇在门楼乘凉，由于头发脱落，很象男子，她丈夫返抵家门的时候，竟向她打招呼道：“阿哥，请问某某的家在什么地方？”当两人互相辨认清楚的时候，免不了又是一番抱头痛哭。

侨乡又有这样的故事：两夫妇隔别数十年，一朝重逢，悲喜交集，两人一起跑到照相馆摄影，店员问他们要洗印多少张，他们一开口就要了“一百”；店员惊异得瞪大了眼睛，但是他怎么了解这对老夫妇的心理呢？他们睽隔半生，晚年重逢，